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历经时间洗礼愈发璀璨

■李昊晟

2025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几部重要著作的周年纪念:《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180周年,《工资、价格和利润》问世160周年,《哥达纲领批判》成稿150周年,《资本论》第二卷出版140周年。这些著作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哲学奠基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再到未来社会构想与实践路径的壮丽图景。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绝非沉睡于故纸堆中,而是在一代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传承与发展中持续闪烁科学真理的光芒。

《德意志意识形态》近90年的等待——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德意志意识形态》首次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熟,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1845年,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后移居布鲁塞尔。恩格斯与其会合后,共同决定与过去的哲学信仰划清界限,系统阐明全新的世界观,满怀热情地开启《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撰写过程中,他们以辛辣的笔触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人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正面系统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

不过,该书的出版遇到巨大阻力。严苛的书报检查制度以及手稿对当时思想界权威的批判,使得出版商望而却步。马克思回忆,“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达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多次努力无果后,马克思不无嘲讽地写道:“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愿将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

自此,这部手稿在马克思手中沉寂多年,后由恩格斯接管。1932年,在苏联马恩研究院院长梁赞诺夫的主持下,《德意志意识形态》才首次以德文全文正式出版,这部“未能出版的杰作”在沉睡了近90年后,终以完整面貌公之于世。为准确彰显其历史定位,学界在计算周年时遵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其创作年份即1845年为起点。

《工资、价格和利润》指明工运历史方向——

《工资、价格和利润》是马克思于1865年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在报告中,马克思精练地阐述了《资本论》中的核

心理论,清晰地揭示了工人工资的本质与剩余价值的来源,有力地批驳了工人运动内部的错误思潮。这部著作不仅从政治经济学层面论证工人进行经济斗争的必然性,更指明将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的根本方向,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出版前对其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公开宣誓。

这份报告的诞生,直接源于第一国际内部一场关乎工人运动路线与方向的思想论战。1865年,总委员会委员、英国欧文主义者约翰·韦斯顿两次向总委员会提出,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是徒劳的,因为资本家会通过涨价抵消工资成本,最终导致物价上涨,由此得出“工会领导的工人罢工等经济斗争无用且有害”的结论。这个结论一旦成为第一国际的官方立场,在当时必将失去工人阶级的信任,导致第一国际丧失战斗力。

马克思展现出一位革命家的智慧,既对错误思潮进行批判,又注重团结大多数委员,不简单地扣“反动”的帽子,尽可能地汇聚第一国际对工人运动的指导力量。在听取韦斯顿的发言时,马克思并未当场进行驳斥,而是进行了精心准备:一方面,将自己未发表的《资本论》手稿中的核心理论进行提炼与运用;另一方面,运用英国统计数据实证分析,形成了一份逻辑严密、深入浅出的报告。最终,马克思带病参加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成功扭转了第一国际领导层的思想混乱局面,确立了正确的工人斗争路线。

《哥达纲领批判》15年的沉寂与重现——

《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晚年思想成熟时期的重要文献,成稿至今150年。这部著作深入阐述人们熟悉但不一定真正理解的“按劳分配”问题,以及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问题,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行动指南,也进一步完善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1875年,德国工人运动中长期对立的两派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为团结力量决定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但在制定新党纲即《哥达纲领》时,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在协商中作了无原则的妥协,把一些拉萨尔主义的错误观点写进了纲领草案。

可以说,恩格斯实质上是第二卷乃至第三卷的“合著者”。我们今天所见的《资本论》全集,不仅是马克思的思想丰碑,也凝聚恩格斯的智慧与心血。它见证了两位导师思想的统一与

对资本主义制度、资本家剥削工人进行辩护的地步,强调两派的合并不能“拿原则做交易”,并正面阐明了关于国家、革命与未来社会的科学理论。

然而,李卜克内西等人醉心于促成组织合并,对马克思的尖锐批评充耳不闻,反而将这份文件封锁起来,阻挠其公开发表。多年后,李卜克内西在实践教训中意识到《哥达纲领》的错误,并着手拟定新纲领。但是,他对马克思当年的严厉批判仍耿耿于怀,甚至试图为之“翻案”。

1891年,面对机会主义思潮的滋长和拉萨尔主义的影响,恩格斯为了推动党内尽快制定科学的共产主义纲领、捍卫工人阶级利益与运动,毅然冲破阻力发表《哥达纲领批判》。自此,这部被尘封15年的文献终见天日。马克思对原则的坚持与科学的预见,历经时间洗礼而愈发璀璨。

《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传承与使命续写——

《资本论》第二卷系统阐述资本的流通过程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理论,填补了第一卷在研究资本直接生产过程后留下的理论空白,共同构成了剖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完整框架。

这部于1885年出版的巨著,其意义远超单纯的理论延续。马克思逝世前仅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留下的《资本论》手稿多份处于不同完成阶段的笔记。恩格斯要从马克思的原稿(主要是马克思1861年至1880年左右写成的原稿)中选择最为成熟、可靠的稿本内容,进行编辑和校对。

面对这项浩繁的整理工程,恩格斯毅然搁置个人研究,先是抄写手稿,后来由于病痛无法伏案,改为恩格斯照原稿口述、秘书笔录,

再到恩格斯视力严重衰退,念稿越发吃力……尽管如此,恩格斯仍表示:“然而这是我喜爱的一项工作,因为这样我又重新和我的老伙伴在一起了。”为确保《资本论》出版事业不致中断,恩格斯甚至未雨绸缪地训练考茨基辨认马克思那“只有自己才能辨认”的笔迹,以便在万不得已时考茨基能够接管这些手稿的整理工作。

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编译事业更加精深化、系统化。

新版经典文献的校勘更为精准、注释更为翔实,并建成一批专业数据库与

资源共享平台,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播进入数字化、大众化的新阶段,为在当代中国焕发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提供坚实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心里觉得不踏实,就去钻研经典著作。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理应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精神追求,当作一种思考习惯,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

一方面,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原汁原味”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另一方面,通过“多读精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事业的共同,有力驳斥了任何将二人观点对立起来的荒谬论调。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流传——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是一部跨越百年的思想接受史、选择史与实践史,也是一条从零星节译到系统集成、从间接转译到直溯原典的学术发展之路。

1938年,在马克思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党于延安创立了首个专门的编译机构——马列学院编译部。时年23岁的何锡麟受组织调派,成为首批工作者之一。据他回忆,毛泽东高度重视翻译工作,曾对工作人员强调:“你们翻译的每一个字都有用。”1943年5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党中央专门就翻译工作作出重要决定,明确指出“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并成立翻译校阅委员会推进相关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开启了系统性推进的新篇章。1953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第一版。此后,编译事业持续深化,既致力于编译更完善的新版全集,又通过编纂文选、选集和单行本等,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大众化传播。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编译工程的启动具有里程碑意义。该工程依据德文、英文等原始文献进行重新校译,标志着从依赖俄文转译到直接依据原文校译的历程性跨越。

到1845年盛夏,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开启了为期6周的赴英考察。两人深刻意识到:那些旋转的飞轮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动力装置,更是搅动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杠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技术时代的重要面向:工业产物及其整个历史,所展现的东西终究就是人类自身的力量。

1851年,近代第一届世博会在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隆重开幕。这次博览会可谓19世纪工业革命的制高点,集中展示了各种最新的科学成果和技术创新。其间,马克思正在伦敦,恩格斯则在曼彻斯特,两人相约一同去看个究竟。整个博览会期间,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蒸汽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记下了这一幕:“1851年,瓦特的后继者,博耳顿—瓦特公司,在伦敦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了远洋轮船用的最大的蒸汽机。”

在马克思看来,工业革命展示出的技术成就迥然不同于传统的手工形态,而是本质上与系统化的自然科学知识相结合的“科学技术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科学知识不再仅仅是理论的东西,而是一种现实的、技术化的力量。同时,由于科学知识被直接转化为工业技术产品,导致技术本身也被彻底地科学化了。技术化的科学遇见科学化的技术,让新世界的大门彻底打开,再也无法关上。

正如《共产党宣言》的开篇所言:“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

■钱立卿

19世纪是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关键时期,纺织、造纸、制革、机器制造等新兴工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模式,实现了从手工业向大工业的飞跃。生活在这个年代的马克思、恩格斯涉猎各种知识、见证工业革命,触摸到近代文明的鲜活肌理:普通工人家庭第一次买得起钟表了,铁路让利物浦的鱼能当天运到伦敦,廉价的机器生产的肥皂让工人区的卫生状况有所改善。“蒸汽既带来了贫民窟,也带来了公共澡堂;机器既夺走了工人的手艺,也让他们第一次能穿上不打补丁的衣服。”

科学与技术——

1842年,恩格斯来到英国曼彻斯特的纺织工业区。他穿梭于冒着黑烟的工厂与拥挤的工人棚户区,翔实记录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机械图景:蒸汽动力取代了水力驱动纺织机械,单台机器的产出效率堪比两百名手摇纺车工人,棉纺织品出口量在工业化进程中激增七倍——机器的力量惊世骇俗。此后,恩格斯在回德国之前途经巴黎,与马克思在巴黎著名的咖啡馆里进行了历史性会面。这次相见让两人惊喜万分,发现彼此“在理论领域很明显是完全一致的,共同的工作就此展开”。

1845年盛夏,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开启了为期6周的赴英考察。两人深刻意识到:那些旋转的飞轮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动力装置,更是搅动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杠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技术时代的重要面向:工业产物及其整个历史,所展现的东西终究就是人类自身的力量。

1851年,近代第一届世博会在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隆重开幕。这次博览会可谓19世纪工业革命的制高点,集中展示了各种最新的科学成果和技术创新。其间,马克思正在伦敦,恩格斯则在曼彻斯特,两人相约一同去看个究竟。整个博览会期间,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蒸汽机。

在马克思看来,工业革命展示出的技术成就迥然不同于传统的手工形态,而是本质上与系统化的自然科学知识相结合的“科学技术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科学知识不再仅仅是理论的东西,而是一种现实的、技术化的力量。同时,由于科学知识被直接转化为工业技术产品,导致技术本身也被彻底地科学化了。技术化的科学遇见科学化的技术,让新世界的大门彻底打开,再也无法关上。

正如《共产党宣言》的开篇所言:“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

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世纪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生活与制度——

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是所有人共同享受福利的社会。科技的进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强大动力。但当时的众多迹象表明,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剑。它如同金钱财富一样,有可能转化为某种异己的力量,反过来控制人类的生活,让人越来越缺乏自由,甚至变成科技的奴隶。

1849年,马克思再次抵达伦敦。之后,他把后半生时间几乎都花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早晨9时,马克思准时赶到那里,一直阅读、写作至闭馆。他不仅深入钻研经济学,还再次涉猎技术史、人类学与其他自然科学。恩格斯直言:马克思为写《资本论》中关于机器的一章,几乎重学了数学和工艺学。

同时,马克思研读海量的工厂调查报告,收集里面记录的各种劳动数据。他注意到,在东印度公司的仓库里,殖民者从印度运来的手工棉布,精美得像艺术品;但码头旁边就是曼彻斯特产的机器棉布,粗糙却便宜。随着机器化的全面实行,大规模协作产生了,但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并没有直接导致人的解放,而只是让生产关系有所调整。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它只不过让工人不再像以往那样分散地进行劳动,而是集中在工厂中,成为机器的附属品,被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

出路何在?马克思坚信,人是一切事物的最终目的,科技的发展必须为人服务。科技的异化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关系忽略了人的根本地位,而仅为资本的增殖服务。要解决科技发展问题,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就必须进行社会制度的变革,从根本上超越资本主义。

为了更深入思考共产主义的实现方式,马克思在晚年越来越多地关注包括中国、俄国、印度在内的东方世界,甚至为了研究俄国农业问题而专门去学俄语。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发现其遗留的手稿中有超过两立方米的材料都是俄国统计数字,密密麻麻的字体几乎写满了3000页之巨。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张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但是,他反对将西欧发展模式机械地套用于东方,强调东方社会的独特性。

总的来看,马克思、恩格斯作为亲历工业革命全盛时期的大思想家,对19世纪工业革命的思考涵盖科技创新、社会制度、生活状况与文明发展等多个维度,深刻揭示了科技发展内在规律及其在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他们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科技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开创性地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革命性的解决思路,成为超越时代的思想精华。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触摸工业革命鲜活肌理

后,恩格斯发现其遗留的手稿中有超过两立方米的材料都是俄国统计数字,密密麻麻的字体几乎写满了3000页之巨。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张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但是,他反对将西欧发展模式机械地套用于东方,强调东方社会的独特性。

总的来看,马克思、恩格斯作为亲历工业革命全盛时期的大思想家,对19世纪工业革命的思考涵盖科技创新、社会制度、生活状况与文明发展等多个维度,深刻揭示了科技发展内在规律及其在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他们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科技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开创性地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革命性的解决思路,成为超越时代的思想精华。

为了更深入思考共产主义的实现方式,马克思在晚年越来越多地关注包括中国、俄国、印度在内的东方世界,甚至为了研究俄国农业问题而专门去学俄语。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发现其遗留的手稿中有超过两立方米的材料都是俄国统计数字,密密麻麻的字体几乎写满了3000页之巨。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张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但是,他反对将西欧发展模式机械地套用于东方,强调东方社会的独特性。

总的来看,马克思、恩格斯作为亲历工业革命全盛时期的大思想家,对19世纪工业革命的思考涵盖科技创新、社会制度、生活状况与文明发展等多个维度,深刻揭示了科技发展内在规律及其在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他们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科技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开创性地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革命性的解决思路,成为超越时代的思想精华。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上海长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0—2021年度上海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上海长城拍卖有限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周一)13:30在“公拍网”(www.gpai.net)、上海市黄浦区界家路2号(上海市公共资源拍卖中心)举办网络现场同步拍卖会,现公告如下:

受委托的本公司为保证标的单位万元,于2025年12月29日(周一)13:30在“公拍网”(www.gpai.net)、上海市黄浦区界家路2号(上海市公共资源拍卖中心)举办网络现场同步拍卖会,现公告如下:

1.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区妙川路300弄20号B181车位,建筑面积34.96 m²;

2.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区妙川路300弄20号B185车位,建筑面积34.96 m²;

3.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区妙川路300弄20号B196车位,建筑面积34.96 m²;

4.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区妙川路300弄20号B201车位,建筑面积34.96 m²;

5.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区妙川路300弄20号B202(被划)车位,建筑面积34.47 m²;

6.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区妙川路300弄20号B202(被划)车位,建筑面积34.47 m²;

7.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区妙川路300弄20号B203车位,建筑面积34.47 m²;

8.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区妙川路300弄20号B204车位,建筑面积34.47 m²;

9.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区妙川路300弄20号B205车位,建筑面积34.47 m²;

10.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区妙川路300弄20号B206车位,建筑面积34.47 m²;

11.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区妙川路300弄20号B207车位,建筑面积34.47 m²;

12.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区妙川路300弄20号B208车位,建筑面积34.47 m²;

13.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区妙川路300弄20号B209车位,建筑面积34.47 m²;

14.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区妙川路300弄20号B210车位,建筑面积34.47 m²;

15.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区妙川路300弄20号B211(被划)车位,建筑面积34.47 m²;

16.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区妙川路300弄20号B212(被划)车位,建筑面积34.47 m²;

17.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区妙川路300弄20号B213(被划)车位,建筑面积34.47 m²;

18.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区妙川路300弄20号B214车位,建筑面积34.47 m²;

19.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区妙川路300弄20号B215车位,建筑面积34.47 m²;

20.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区妙川路300弄20号B216车位,建筑面积34.47 m²;

21.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区妙川路300弄20号B217车位,建筑面积34.47 m²;

22.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区妙川路300弄20号B218车位,建筑面积34.47 m²;

23. 上海市浦东